

· 踱入21世紀行吟的澳門詩人 ·

## 懿靈\*：半是鬼戲，半是心存上帝！



詩是捍衛自由的武器

拿刀剖開自己

如果理論是寫給行內人看的，那麼澳門沒有多少看官。

如果理論是寫給普通人看的，那麼它必須具備文學以外的價值。

當90年代的澳門還沒進入後現代社會狀態之際，我便首度提出後現代主義，並發表了不少實驗性的作品。其時即換來不少的質疑、挑戰與誤解。但更多的是不以為然的冷待。但我知我不曾失敗。因為它真實地作用過，這些變化還是可以從一些詩人的作品中得到引證。它之所以進入冰河時期是因為天時、地利、人和尚未配合。事實上，舉凡一切理論在澳門都是沒有市場的。保守、含蓄、封閉的澳門其實是一個不利於思想的地方，更遑論革命性思想的推行。詩既難有出路，更遑論理論觀點，而提出是為着堅持一些東西。

其實，主張、宣言是哲學家、演說家的事。分析作品是批評家的事。作為一個創作人，創作是份內事，議論是份外事。理論主張祇宜讓讀者透過作品心領神會，並不宜硬銷。因此，所謂詩歌觀就像無釐頭拿刀子剖開自己。若創作人幹着這等事無非是為着起義；為着號召；為着催生一個流派，團結一致共同完成一些創舉；一些藝術任務。回想廿年前自己拿起號角真的是為了催生一個

\* 懿靈，本名鄭妙珊，祖籍廣東中山石岐，60年代生於澳門，為百年老澳門的第三代；1984年開始寫作，1985年英文中學畢業；1990年出版個人詩集《流動島》，同年畢業於澳門東亞大學，獲社會科學學士；曾任職澳門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記者，1993年婚後離職，成為全職家長；2005年3月出版詩集《集體死亡》及《集體遊戲》。

更理想的生存環境；祇是萬萬想不到一個孤獨的號角手會因為聲音太小，叫不了來人，而誤打誤撞地上了前線，手無寸鐵地打起了仗，在現實生活中參與了一場又一場的抗爭行動。既然事隔多年，為甚麼今天又拿起刀子來？因為我要進行一場公開的剖腹，對詩來一次徹底的交代。

### 藝術是革命其中一途

先知乃預見、預言之意，是新思想的倡導者。電影《阿凡達》所做到的已超越其文本——先知與樂土的故事，而成為嶄新的文化符號，姑且稱之為“後阿凡達現象”(Post-Avatar phenomenon)已然作用於此間，化為一粒種籽。在維權的土壤上，在八十後純真、熱情與勇敢的保育下，它將發芽、生長、傳播、遍植大地，成為一股帶領人類邁向可持續發展的強大意志，植根於愛，連結着每一顆永遠年輕的心，去反省；去糾正；去改變，成就美好地球無可限量的將來。

藝術改造世界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電影《歲月神偷》成功從香港特區政府手上“偷回”永利街，促使港府把永利街剔出重建項目範圍，是城市保育打的一場漂亮勝仗。這樣一再證明認知是行動的基礎，而藝術正是信息的有效載體。

人類社會既由文字的時代進入影像的時代，順理成章詩人恒古以來的先知角色，亦已由電影人所取代。但事實並非如此，藝術是相互影響的，誰敢說電影人的理念不是來自一本書、一首詩，來自哲學家或者建築師的呢？誰是最先，我想一切的最先是良心，良心來自對萬物的負責。萬物皆有平權，因為它們同屬造物主的創造，人類不但需要相互負責，還須向神負責。藝術亦然，誰也不主宰誰，各種藝術相互共生共存，互相扶持，互相影響；正如我們會說這幅畫有詩一般的意境，這套電影拍得頗有詩意。那麼究竟詩是甚麼？

### 詩是甚麼？

詩是美好。詩是人生遊戲中感性的記錄，它傳遞愛，具有藝術的感染力量。它是神的話語，起啟迪作用。它以音樂、謎語、寓言、意象偽裝等遊戲形式作招徠，寓教於樂。如歌德語：“半是兒戲，半是心存上帝。”

又《毛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故詩言志。

詩是真理，詩是捍衛自由的武器。行仁義是詩人的天職。詩要反主流、反權威、反體制，因為那些都是箝制思想的工具，均屬既得利益者所有，是扼殺公平社會的元兇。

### 更新遊戲，擴大遊戲場

詩歌作為藝術創作其中一途，仍有其存在的價值。詩要生存，詩就要玩起來。無論從形式手法到思想內容到發表方式，詩歌都需要多元而獨立。沒有人做的事我來做是創造獨特風格，很多人做着很多不同的事就是多元。詩歌與其它藝術同時並置就是交流合作，就是詩歌與各種藝術彼此間共同的新出路。詩是最短促的音韻藝術，詩可以成為任何藝術的旁白，可配畫、配影像。玩出新意來，擴大遊戲場，是吸引讀者的生存之道。而詩人的敏銳動情，其實並非全是天賦的，是可以練就而成的，靠的是一份無時無刻對人對事的關心。關心源於愛心，當中自然有神的恩典存在，詩人祇需要記着：我們祇是神的侍工，在舞文弄墨的時候心存上帝把神的意旨傳遞開來就是了。

遊戲開始了，可貴的澳門80後、90後、千禧後，我真想見着你們呢！

### 請給我在澳門生存的一點意思

我究竟算不算是個原住民  
相對起你的新  
我相信我的舊  
事實上  
百年  
我的祖先和我的記憶  
都消失在口述歷史當中  
一副棺  
一張嘴  
再沒說話的餘地  
我們得開始熟悉陌生  
如熟悉鄰人的面孔  
還有口音和文化  
熟悉

新的權力體系  
 新的思維價值  
 閱讀彼此間的矛盾和分歧  
 在這販子的天堂裡  
 昨天 今天 明天  
 我們押下的同樣是尊嚴  
 人潮來去  
 沒有歸屬  
 沒有最終  
 年代祇把我們分辨卻沒把我們分野  
 夢想依舊被喻為奢望  
 請不要告訴我這是原住民說的話  
 如果不許做夢  
 那真愧對尋夢而來的祖先  
 至於  
 我究竟算不算是個原住民  
 這祇是地獄火海裡  
 無聊的血統論  
 管不着生死

### 高士德的一個下午，我又遇見巨乳娃娃

她走在街上人們就驚訝  
 她是故意的還是被迫的成為焦點  
 沒有人知道  
 她令人想起那個七十來歲的土生  
 穿戴整齊的爵士舞紳士  
 她的雙峰就如他那雙閃亮的皮鞋叫世界目瞪口呆  
 一個時髦 一個懷舊  
 我們就在他們當中穿梭  
 偷偷窺望 小聲議論  
 過肩的時候屏息靜氣  
 非禮勿言是小城的文化是安身立命之傳統  
 但按捺不住的歧視卻在審判一雙乳房的罪  
 在這裡標奇立異是罪，過份偉大是禍  
 祇是從來沒有人尊重當事人的感受  
 歧視是一種對主權的侵犯  
 主權無容置疑屬於擁有者  
 不是一種威權或者一種恐嚇  
 不是一種制度或者一種解釋  
 不是一種習慣或者一種妥協

銳利的目光不斷在施暴誓要脫去她身上的衣服  
 惡毒的嘴巴不斷在假借同情之吻在吸啜她的靈魂  
 直覺告訴我那雙臃腫得帶點病態的乳房是由  
 種種話語逐層逐層的覆蓋而成  
 像濕碌碌的紙一張一張蓋在臉上直至窒息死亡

她也許不知道  
 她也許毫無意識  
 在這個思覺失調的年代  
 她應該如是處理自己的世界  
 這樣會好過一點  
 正如我們不知道自己就是兇手

馱着巨乳的天使飛不起  
 走在高士德的盡頭遭人調戲

紳士遺下的最後探戈如今跳線  
 身前身後見證我們的所謂繁華

逐水草而居的布爾喬亞波希米亞投誠去了  
 為自己能成為世紀籌碼沾沾自喜

煙格換成賭檔由此入由此出  
 同樣可以複製東亞病夫走遍大江南北

她也許不知道  
 她也許毫無意識  
 在這思覺失調的年代  
 她應如是處理自己的身世  
 這樣會討好一點

天使在祝福你以其豐滿的身體

### 妄想症之調查聆訊結果屬正常

昨天我用一部手機對自己進行了大清算還一併檢  
 舉了手機內與我有關之人士 / 證據就是他們在我  
 手機裡 / 能夠出現在我手機裡的必定是同屬一類  
 人犯下一樣的罪 / 長官們如是說並採取了行動把  
 他們一併逮捕並冠以反革命動亂罪 / 但基於一國  
 兩制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遂改控危害國家安全 / 後

又改控有組織及三合會諸如此類諸如此類 / 但因為無證據證明我們一同斬過雞頭滴過血 (好彩自從□□□□屠宰之後已沒有牲口在市面流通) 所以無罪釋放了大家 / 但我還是覺得自己有罪 / 所謂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 所以我供出了我阿爺是大地主、資本家, 在殖民政府統治下做過許多慈善事業不過當時並沒有共產黨所以未能加入共產黨便證明由阿爺開始祖孫三代都不符合現有的愛國標準 / 又基於對無產階級的自然剝削足以證明我們是與共產黨對着幹的 / 最後我指證了所有一九二一年以前的中國人都是不愛國的 / 這當然包括了向外唱衰中國的孫中山 / 結果我祇被輕判三百小時社會服務令 / 進入基本法研習班指導民選議員學習基本法 / 打擊假民主深化認識 / 落實一國兩制。

### 9月8號自戀自狂[房間R&B]Crossover版 · 回應賀綾聲的愛 ·

7月1號, 我在幹甚麼?  
沒有資料,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因為開心過去, 傷心更甚, 慚愧更多  
尤其每年的七月一日  
是陰是晴是雨是雷, 冷暖自知  
天氣對我們來說祇是旁觀者的心情  
我們不會因為熱度而上街祇會因為寒冷而收藏  
把自己收藏在多媒體的世界裡非常容易  
不過在標語感召之下, 在萬人行動之時  
要耐得住比較而產生的哭泣

是小城的雨水特別多還是我的眼淚特別多  
抑或擁有雙重故鄉的人本來就有雙倍的淚水  
我無端想起一條命的過去(與4月1日無關)  
眼淚在心裡流, 這種內斂是優點還是缺點

你說愛懿靈但懿靈並不愛自己  
(因為她嫌自己太似那個寓言裡的沒腳雀)  
你愛我是因為我比你複雜還是我比你簡單  
複雜和簡單向來就是情人互相吸引的地方  
有人愛加拿大的簡單也有人愛上海的複雜  
正如香港複雜, 澳門簡單  
不過逐漸複雜的澳門, 你還愛嗎?

如果風格變了, 你還愛我嗎?  
這個問題一問就問了十年  
求新但保留自我是非常困難的事  
這個嘛, 搞文物保護的葦鳴最清楚  
你去問他: 懿靈有沒有變?  
他可能需要apply一套理論方下結論對你說:

習慣被邊緣化的懿靈已經變成文物垃圾  
(正如懿靈曾說: 我沒有權力……)  
破碎有如出土的黑沙陶瓷  
(……我沒有腐化……)  
開發的價值在別人眼中當然不及住宅區  
(……我祇有失敗)

嗚呼, 你怎麼還是冥頑不靈:  
懿靈是不值得任何人去愛的  
因為她早被定性為一株毒草  
況且這裡無須證明言論自由  
幹嗎, 你還蠢得公然說愛她?

我孤獨, 我孤獨地隱沒在詩歌與人海之間  
就讓我繼續孤獨吧(不要迫我做小布殊)  
2004年9月8號, 傍晚6點32分  
我這樣告誡你  
你不會介意嗎

在M城裡, 沒有甚麼可以感動我了  
除了你和你所寫的詩  
就讓我把愛你寫進詩的結尾  
(祇怕愛你變成害你)

9月1號, 我在幹甚麼?  
我記得我女兒那天開學, 之後就做了人質

自戀自狂Crossover (或者藝術或者革命:  
或者長毛或者切·古華拉或者菠蘿油師奶<sup>(1)</sup>)

曲: 梵谷 / Don McLean 詞: 陳百強 / 張國榮

(1) 菠蘿油師奶可能來自菠蘿油星球, 為活躍於M城教育改革的學生家長, 長期致力打開家校合作之門, 救出小人質。

(2004年9月8日俄羅斯人質事件一週祭)

## 熊出沒注意

你看過吃曲奇餅的熊嗎？  
 在投幣口投幣  
 自動售賣機便吐出一小包曲奇  
 再在銀飼口投下曲奇  
 引頸以待的熊便吃下你投入的愛心  
 像吃角子老虎機吞下你發達的願望  
 遊人愈多熊吃得愈飽  
 遲鈍的熊待在玻璃箱的唯一任務是接受施捨  
 孤立隔離在熙熙攘攘的世界裡  
 有些精乖的會被關在競技場一般的開放區裡  
 鬥智鬥力  
 沒有馴獸師的訓練  
 第一個敬禮可能是出於偶然  
 就如第一隻熊用口接過客人投擲的蘋果一樣  
 後來就變成代代相傳  
 所有的熊都幹着討人喜歡的事  
 就連立在門口的熊標本亦笑口吟吟兜售歡娛

熊窮志短  
 商品化了的熊沒多大殺傷力  
 沒自由的更甚

(2005.3.15)

## 小丑都市

就讓我晃蕩在無人的街頭上  
 偶爾體會自己的存在  
 看看那面倒置的旗幟  
 曾經自豪地演繹着  
 一個倒置的世界

於是有人問起“新納稅主義”  
 問起怎樣以付款能力來衡量  
 人的存在價值

在小丑都市裡  
 一切就這樣地倒置着  
 在小丑的眼波裡  
 在以手代步的時候

人們歡呼  
 為一個巨大的馬屁而歡呼  
 為瘋狂年代的開始而雀躍

一夜醉倒後  
 地被圈起來  
 路變得彎了  
 不然  
 天橋上的醉漢  
 不會  
 把人生生成危險的弧步  
 最後倒掛成一幅  
 頹敗的城市卷宗  
 在本末寫盡  
 狗樣社會裡  
 人的剩餘價值  
 祇為城市點燃  
 最後一根火柴  
 拱托出  
 死亡前的璀璨

聽，那些骨頭  
 在火堆裡歌唱

We will shine<sup>(1)</sup>  
 We will shine  
 ……

或許  
 打從旗幟升起的一刻  
 世界就如此  
 倒置

(2005.10.29)

(1) “We will shine” 為2005年澳門主辦第四屆東亞運動會之主題歌曲。是次運動會共耗用澳門幣43億。

變形記<sup>(1)</sup>

終於輪到我們了  
 到處都是坑坑

泥頭與人頭不斷地運送  
 軀體總無法會合靈魂  
 大概彼此的死亡時間不盡相同  
 死而復生的首要任務  
 是尋找那最為珍貴的部分  
 遺落在哪裡  
 廢墟中的遺產遺產中的廢墟  
 白鴿最後飛出的那個地方  
 還是吊在那漫天的天秤上早給蒸發掉  
 望着那個大坑  
 那個最後容身的地方  
 我開始有種跟禽鳥或貓或一切動植物  
 感同身受的感覺  
 我知道  
 那個坑一定比古時那個大  
 它要吞噬的  
 當然不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可惜  
 我們無法以寸斷肝腸反芻一個年代  
 正如對於所有的死難者  
 他們祇作屍體發現案處理  
 他們明確找到兇器  
 偵查出殺人動機  
 連帶兇手的身份  
 甚至人證物證俱在  
 也明顯一切無關乎意外  
 他們還是不曾承認  
 這裡曾發生過的大屠殺  
 大抵我們所受的微不足道  
 相較每三秒就有一條生命死於飢餓  
 我們的軀體真的待在上太久了  
 致令靈魂顯得毫無着落  
 愈飄愈輕  
 愈輕愈弱  
 愈弱愈虛  
 結果  
 這虛浮羸弱  
 還沒找着個理想居所就魂飛魄散了  
 這是經常發生的事  
 在變形以後  
 很多的時間  
 當我潛伏在沙發下  
 閉上眼睛  
 就看見這一切

(2006.2.28<sup>(2)</sup>)

- (1) 題目《變形記》乃出自奧地利小說家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的同名短篇小說 The Metamorphosis，作品通過主人公薩姆沙這個小職員突變成一隻大甲蟲後被充滿敵意的社會環境所孤立的遭遇以表現現代社會把人變成非人的異化現象。
- (2) 是日德國首次公佈有貓疑吃了帶H5N1禽流感病毒的雀鳥而受感染至死。

### Macao, Macau (散文詩)

它企圖製造記憶卻成了一具乾屍  
 它企圖創造奇蹟卻成了一件模具  
 ——題記

究竟愛還不足夠平分開去  
 還是愛祇夠讓人看見自己  
 就像遠視的人看不到近景  
 近視的人看不到遠景一樣  
 病變後我們無法閱讀距離  
 填窄一個海填闊一幅地皮  
 無家可歸亦無處可逃  
 我們是無助的經濟難民  
 當無數的推土機開過來  
 把我們重重圍困的時候  
 我們再沒有選擇的餘地  
 徒途由城市向邊緣無限延伸  
 直至消失於別人的版圖之外  
 像一隻棋子跌出棋盤的邊緣  
 反正已無歸處  
 你明白甚麼是歸處嗎？  
 那是生命開展和歸屬的地方  
 那是培育思緒和感情的地方  
 那是存有盼望和感激的地方  
 它從不放在冰冷的地圖上  
 卻被你放在溫熱的心頭上  
 那裡沒有人把你離棄  
 那裡永遠有等着你的人和事  
 正為此你珍而重之你魂牽夢繫  
 但如今這世界不再為你所熟悉  
 它不但不需要你還徹底拒絕你  
 嫌棄你的身世還揶揄你的不幸

漠視你的付出還質疑你的犧牲  
 你被苛刻地要求無情地虛耗  
 你用上最大的能耐換來上進不了的無奈  
 然而不自由的自由令你無計可施  
 因為你早就成了它的部分  
 在巨人腳下  
 世界是平的  
 零碎的生命活空以後  
 一如所有獨特而古老的城市  
 立體的MACAO全然只在回憶之中  
 甚麼是城市的母體城市的自我內在  
 MADE IN MACAU®的商標幾近絕跡  
 除了博彩  
 一切已變得不着邊際  
 別以為說的是邊際效益  
 它不過是較堅尼系數古老的經濟學詞彙  
 新人用來量度慾望的緯度  
 舊人用來量度恐懼的幅度  
 成正比嗎？  
 一支街燈一個影子  
 滿街霓虹倒沒有相關的事  
 當一幅幅心靈地圖開始模糊的時候  
 生命也是平的

[後記]有些東西它總是過剩  
 有些東西它總是欠缺

(2006.4.1)

## 渴望彩虹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上午一切依然無恙  
 颱風珍珠聽說已經逼近本澳  
 聽說吹襲千島國時威力無窮  
 聽說海上死了散了不少  
 聽說沿海省份已加緊防風  
 聽說稍後有可能改懸八號風球  
 可是現在一切依然無恙  
 意外假期顯然還沒着落  
 天還沒黑  
 雨還沒大

傘下的人還未知風雨  
 形形色色的腿形形色色的腳形形色色的鞋子  
 廣場上的一幅巨型裝置屬於無殼族的公案  
 為死前打點一些甚麼似的營營役役之餘  
 竟有閒情公審我的結構性清閒  
 潮水式從黑沙環三角花園湧向四面八方  
 像遊行人士般佔據一切要塞  
 享受着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完全就業  
 與就業不足相映成趣  
 這是我放下身段才擁有的視角  
 跟耶穌跟教皇親吻大地有着相同的意義  
 沒有比天高的心  
 卻有比地厚的情  
 我如此安靜地坐在這兒 良久 良久  
 祇為一場暴風雨作好準備  
 祇是風雲已變色  
 人們還未及察覺  
 就像腐敗的政府依然無恙  
 沒有人入座也沒有人來干預  
 我們開始入定像幾尊超脫的佛  
 或巴黎或倫敦或置於世界任何一角已無分別  
 我們開始沒有議價的能力  
 我們等待召喚的是渺茫得很的企業良心  
 一點公義的慰藉來自網絡社會  
 人們開始集結  
 拿出手機瘋狂拍攝  
 為自然不過的自然現象  
 為一道彩虹的出現駐足驚歎  
 成為風雨過後共同嚮往  
 可是路過的中產朋友說欠薪的老闆跑了  
 求助無效失業在即北上創業又不夠人爛  
 彩虹早就退去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七日晚上八時靜坐結束  
 所有風球除下  
 蓮花寶地風調雨順  
 迷思依然

## 不夜城之謎

天亮了還是這樣黑  
 天黑了還這樣亮着

(2008.10.10)